

在困難中找機會，或在機會中找困難？

「悲觀主義者在每個機會裡看到困難，樂觀主義者在每個困難裡看到機會。」此番說法是近代二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名言之一，同時也是對樂觀者與悲觀者非常好的一個詮釋。我是二戰戰後嬰兒潮的第一代，大戰剛歇一切艱難，因此從小就生活在所謂的困難世代裡，樣樣缺乏捉襟見肘，真是要什麼沒什麼，之中當然包括機會在內。

二十世紀海峽兩岸在大時代中國悲劇的衝撞下，自民國三十八年間以降（一九四九—一九六〇），臺灣各地陸續大量出現一種迥然不同於傳統社會城鄉聚落的群聚結構——眷村，來自大陸南腔北調的各路英雄好漢、沒落王孫、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上百萬人一下子都被濃縮、堆擠在一個個狹窄、窘迫、簡陋的胡同式籬笆圍牆裡。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一家燒煤球，戶戶皆遭殃；夫妻兩人吵，全村都知曉；孩子們羨慕擁有用美軍麵粉袋縫製的內褲，因為上面印著兩隻交握的大手；難得一件新衣兄弟姊妹得小心輪流穿，因為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還要再三年。我在眷村裡長大，祖籍雖是南方，卻討厭吃米，因為每次領到的配給米，米蟲和米粒一樣多，別說淘米時得辛苦的挑蟲撿石仔，最煩惱的是不管怎麼洗都無法去除那厚重至極的陳腐霉味。生活困頓物質艱辛外，還經常受到本地同學的排擠欺侮，凡此種種幾乎是每個眷村孩子成長中的共同經歷。但也因為是這樣的艱困環境，使得絕大多數的眷村孩子兄弟姊妹及同儕間特別團結，大多好義氣而歡喜打抱不平，開創性大且勇於嘗試。這些所謂的眷村情操，不但成為臺灣戰後嬰兒潮一整個世代外省青年所特有的共同特質，同樣的也深深影響了我和我的弟妹以及身邊同學們。

讀初三時跟著人家起鬨，第一次捲起袖子跑去捐血，當血袋裡二百五十毫升達標針頭離身，人才站起來就暈倒了，護士說是因為貧血太虛弱了，實在不該來捐血，回到學校後被老師狠狠教訓了一頓，因為顯然我的義氣比鮮血多。村頭村尾牆面上觸目所及都是忠黨愛國、效忠領袖的口號，那濃烈的眷村氛圍，讓我們這些四年級生的血液裡充滿濃濃的哀愁，總認為自己不但是反共抗俄救國救民的先鋒隊員，更是燃燒自己以照亮黑暗歷史的那根火把，年輕歲月中不斷的將狂妄當成是志氣，永遠憧憬著要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求彰顯，這股不斷追求跑在前面的衝動，雖然難免也有吃足苦頭乃至遍體鱗傷的淒慘時光，但卻同樣促使我這輩子習慣在困難裡找機會，因而成就了許多不可能的可能。

生命中永遠充滿了機緣，以及意想不到的發展。一九八八年秋天，我與一群好友無任何預期目的，單純的為了企圖幫助一位優秀的全盲視障青年找出路，大夥思來想去的最後決定成立一個社福基金會，替這個年輕小夥子找個正經差事，並期待能夠同時惠及其他的視障孩子。於是就這麼開始了長達三年的所謂籌備期，大家想方設法的希望能夠湊足第一筆立案基金新臺幣五百萬元。當然，不特定的一群人在一個模糊意念下，近乎消極的企圖張羅一筆實實在在的數字，過程的漫長與無效率是可以想見的；一九九一年冬十二月，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隸屬下的「財團法人愛盲文教基金會」終於正式創立。而後隨著臺灣大環境的階段蛻變，愛盲雖是筆路藍縷，卻也一路在顛簸中漸次成長。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基金會的基金額已達新臺幣一億七千多萬元，主管機關也從最早的臺北市教育局移轉到中央教育部、內政部，再到現在的衛福部，進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視障社會福利機構，同時也是臺灣目前組織規模最大的視障服務單位。

同樣的一九八八年，距離臺北市半個地球外遙遠的德國漢堡市，一位年輕的媒體工作者安德烈·海勒奇（Dr. Andreas Heinecke）因為奉主管之命協助一位因車禍失明的同事，而觸及了從未體會過的視覺黑暗，進而在這一年裡創辦了一家非獲利目標的社會企業營運事業體：對話社會企業（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簡稱 DSE）。安德烈與 DSE 企圖在一個經過精心布置的純然全黑環境中，透過充滿遊戲性又發人深省的對話工作坊，以及緊張刺激又充滿強烈實體感受的情境體驗館，促使一般明眼的活動參與者感受到視覺障礙的最大衝擊，進而體會出一連串的自我省思。到目前為止，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簡稱 DiD）活動在全球的推廣已經超過三十個國家，一百三十多個城市，將近八百萬人曾經進入黑暗中相互對話。

二十多年前，我在德國科隆與杜塞道夫投資電腦周邊產品和骨董家具銷售，一九九三年公司參加漢諾威 CeBIT 電腦展，期間和友人去了一趟北德大城漢堡市遊覽，無預期的經歷了一次 DSE 的黑暗中對話活動，留下了一個深刻的黑暗記憶，但有趣的是，從未興起將黑暗對話與愛盲之間予以連結的想法。二〇〇七年仲夏我應愛盲董事會之邀，放下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事業，返回臺北接任董事長，隔年多位關心臺灣社福發展與視障者就業的朋友，陸續傳遞許多有關香港黑暗中對話體驗館的報導給我，在經過一番追蹤後，這才發現眼下的香港 DiD 竟然就是九三年德國黑暗記憶的延伸。二〇一〇年七月上旬，我與基金會三位董事連同會本部視障服務處十二位同仁，利用愛盲與香港相關視障機構的定期參訪約定，順道親身體驗黑暗中對話體驗之旅。這一次的親身體驗，促成了愛盲第七屆第三次董事會做出設立黑暗體驗計畫附屬事業的決議，為於二〇一一年正式設立的臺北 DiD 提供了一個極為關鍵的有利環境。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在臺北註冊的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Dialogue in the Dark TPE Co. Ltd.），與在香港註冊的黑暗中對話（香港）有限公司（DiD HK LIMITED），及在德國的對話社會企業公司（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 GmbH），於經過將近一年的溝通、折衝、磨合，三方正式簽訂授權合作協議，自此臺北 DiD 成為全球 DiD 聯盟中的一員，亞洲十個會員國之一。

黑暗，通常代表了無知、未知、不可掌控、高度不確定等等，其實「黑暗」幾乎就是「困難」的另一個形容詞，所以每個人都畏懼黑暗，就像沒有人喜歡困難一樣。試想，你可曾經歷過在完全失去視覺控制能力的情況下冒險出遊？在風聲、水聲、人聲、車聲的黑暗環繞中，心悸的嘗試跨出腳步？可曾放膽嘗試一次真正眼下全黑的盲目約會？甚至，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寫作、攀岩、喝咖啡、聽音樂會？假如，瞬間失去了觀看這個美麗世界的雙眼視力，人生的道路還能夠繼續走下去嗎？

又是一個生命的巧合，愛盲在二十年前（一九九三年）曾經舉辦過創作歌曲比賽，一位名叫李楊喜的失明女孩寫了一篇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文章，後來這篇散文由陳幼芳作曲，譚健常編曲，洪瑞襄主唱，在電視劇裡傳唱深受觀眾喜愛。楊喜向母親提問：「溫暖的東西都是紅色的嗎？」溫暖的太陽是紅色的，溫暖的熱血是紅色的，溫暖的愛心是紅色的，在黑暗中雖然看不見紅色，但卻可以感受溫暖。在這首旋律柔和優美的曲子中有兩句歌詞，對所有曾經參加過黑暗對話工作坊的朋友們來說，不但至為寫實而且令人會心：「在黑暗中不要害怕，更能領受生命無價；在摸索中無需悲傷，記得有我在你身旁。」臺北 DiD 黑暗對話工作坊中有一句學員們經常可以聽到的鼓勵言語：「黑暗不可怕，可怕的是孤單。」可見溫暖是人與人之間一件多麼重要的領受。

全球 DiD 聯盟所有的成員公司都重視團隊親情與價值分享，臺北黑暗對話更是一個內聚力極強的大家庭，許多年輕夥伴喜歡暱稱我為「董爸」。董爸者，董事長爸爸也，而非我姓董。我深深的以這群優秀、熱情、無私、慈悲、智慧的黑暗夥伴們為榮，更期待「董爸」這個充滿感情的暱稱，能夠伴隨我有朝一日進入生命花園。《與黑暗對話 1000 日》與其說是一本社企經營的心得報告，不如將它視為一份有關社企實務工作者的心情分享；這份分享文字雖然由我和我的事業搭檔蔣筱鈺共同撰稿執筆，但卻是臺北黑暗對話團隊全體夥伴所共同經歷的。我們希望這份歷時一千個日子的工作回顧與心得反省，能夠提供其他有興趣或正在營運社企的朋友一個參考，我們面對困難時的解決方案雖然未必是最理想的，但我們確實在其中找到機會，因此願意將這些機會與所有朋友們分享。

在此，必須特別感謝我 DiD 的寶貝女兒真維，不管這一路來曾經面對的黑暗

有多濃，她總是恬靜體貼的幫我處理許多讓我頭痛的事，有如天使般時時看顧；而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的同仁國鐘、沛晴、汝枋在 DiD 專書的成形出版過程中，盡心的多方協助以及極有技巧的軟督促，方能致使本書得以順利的按計畫完成，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謝邦俊 寫於黑暗中一個光明的角落